

略论海德格尔与道家哲学思维之异同

孙永艳

提要：

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要把人复归母体(世界)，恢复人和世界的本源性存在关系。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与道家“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维方式颇接近，二者具有精神上的相通性、可阐释性，具有有效对话的基础。另外，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海德格尔的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对主体性哲学的矫正，有着浓厚的、深蕴的理性思辩背景，并非对中古哲学的简单复归。

孙永艳，南京大学哲学系97级研究生。

主题词：海德格尔道家哲学思维

西方现代化发展到今天，面临极大危机，人们着魔于技术及其经常的自身超越进步，自然被贬低为算计的、剥削的领域，人变成技术的动物，只知道用技术的巨大规模去对付自然，算计、利用和剥削自然，造成了地球和自然及其事物的破坏毁灭，威胁到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海德格尔试图从哲学思维角度根究原因，从批判西方哲学对存在的遗忘开始其哲学沉思，提出拯救到存在中去，恢复被遗忘的存在。

西方传统哲学把人看成是既定的理性动物—主体，把世界看成是由主体主宰、控制之下的对象化存在—客体，企图在理性的范围内找出一个“什么东西”能完全地说出那个带实体性的“存在”—本体。近代西方哲学沿袭这一传统，高举主体性大旗，把人当成理性存在者，万物主宰，君临一切，消耗一切，并在存在者层次上抬高人的地位，怂恿人无限的占有欲，带来高度发展的现代化，也带来了存在遗忘和人的异化。

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近代哲学走到了尽头，需要一个新的开端，也就是(1)将人的本质由理性的动物转变成da-sein，即人不再以自己的理性去对付自然、利用和剥削自然，从而导致存在的毁灭。(2)任何种类的形而上学—人类中心论的终结。

基于此，他反对使用传统哲学用以表示人的特性的主体、灵魂、意识、精神、人格等概念来说明人，提出da-sein，(中译为“此在”)，是由德语中两个基本词da(此)和sein(存在)拼凑而成，特指“存

在着的人”这样的存在者。此da就是它的展开状态，da说明“本质上由在世组建起来的那个存在者其本身向来就是它的‘此’，‘此’是包含‘这里’与‘那里’的此，一个‘我这里’的‘这里’总是有所去远，有所取向，有所烦忙地向这个‘那里’存在，此在的生存论空间性以这种方式规定着此在的‘处所’，而这种空间性本身则基于在世。‘那里’是世界之内来照面的东西的规定性。只有在‘此’之中，也就是说，唯有当作为‘此’之在而展开了空间性的存在，‘这里’和‘那里’才是可能的。这个存在者在它最本己的存在中承担着非封闭状态的性质。‘此’这词意指这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①

其次，da-sein具有sein的性质，此在在世的在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是通过生存得到规定的。此在由于以生存为其规定性，故就它本身而言就是‘存在论’的而作为生存之领悟的受托者，此在却又同样源始地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式地存在者的存在的领悟。“此在在它的存在中无论以任何一种方式，任何一种表述都领会着自身。这种存在者的状况是：它的存在是随着它的存在并通过它的存在而对它本身开展出来的。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②可见，思维不是人的存在必要的先决条件，相反，存在才是使思想成为可能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从生存论上理解的此在，就不再是既定的理性动物、存在者，万物的主宰，而是在一定境域内生存，并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这样，西方传统哲学经过da-sein的提出，人的本质的转换而有新的开端。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关于主体—客体对立的认识论世界图式，在海德格尔这里，世界被还原为人的栖身之所，人依寓世界而存在，也就是融身到世界之中了。此在源始地与世界是浑然整体，此在在世，总是已经寓于物而在，总是与他人共同此在着。存在所表明的仍是人对其世界的当下敞开状态，标志着人对其世界的无限多的可能性。

处于本真状态的人，具有无限多的敞开性、可能性，而一旦既定为存在者，便沉沦于世，落到了非本真的不自由状态，人的敞开性、可能性被扼制了，成为常人。常人失去了本己的存在，没有个性，没有激情，处于悬空状态，他虽然活着，却是没有意义的，他不是他周遭的世界的意义承担者，周遭的世界也不是他的意义承担者，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意义的虚空状况，拯救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常人，只有通过本真的死亡概念方能达到。死显示出：死亡在存在论上是由向来我属性与生存组建起来的。死亡是此在本真的存在，此在就是向死亡存在。死亡概念把人与世界的隔绝状态就此打住，存在之光便绽露出来，本真的世界显现出来，人与世界不是处于对抗状态，认识关系，而是处于对话交流过程之中，是一种理解关系。如果说近代形而上学所有努力的根本方向在于把人从母体(世界)

中剥离出来的话，那么海德格尔的哲学则要 把人复归于母体(世界)，恢复人和世界之间的本源性的

存在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根本的 意义上来说，人无非是世界的倾听者和反应者，人是存在的放牧者，人在同世界的对话和 交流中按世界的指引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比如深出结庐，湖上泛舟，秉烛夜读，都是山山水水(世界)提示了我们，激发了我们，感染了我们，我们才应合着去做渔樵耕读的事。“观照吧!你周围沸腾着活泼的生命，无论你趋向何方，处处皆与在者相遇。” ③

海德格尔强调人与世界的统一，反对人与世界分裂的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道家“人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意欲持中调和的思维方式颇接近。

可见，海德格尔与道家具有精神上的相通性、可阐释性，这一点，为我们对它进行比较研究，进行内在精神上的沟通和相互理解提供了有效对话的基础。老庄作为古代哲学家，虽然其 哲学体系已具，然而其词多在显微之间，如不进行有效的阐释是很难把握的，这就为后人理 解他们的思想带来很大的障碍。而海德格尔作为现代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 尽管他的哲学范畴系统十分难读，但是毕竟比之于老庄哲学有更多的可说之处。值此东西文 化大融会之际，会通中西学问，用海德格尔的思想系统解释老庄的思想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出老庄学中深蕴的思想宝藏而且为它谋求现代形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思想模式。

如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研究方法阐释道，领会其微妙玄通之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④道可被理解为原发状态，人与世界统一的本源状态，一种终极情境，在它的开合窈冥中有 象，有物，有精，有信。人生的一切波澜变幻、柔情慷慨，实际上都依道而行，顺势而发， 如能得道顺势，则可入“先胜而后求战”的生存势态，“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正如老子 所说，如能观其复，守其一，则天地为我父母，万物为我守护神，焉有不长生久视之理?

由此可见，道(无)必有活势，不离人之有而使此有成为真有。老子道的枢机所在不是物，不 是宇宙，也不是道德观念和理则，而是人的生存：一切其他存在形态的意义都由此发生而得 其“存”与“在”。那种以概念上的普遍与特殊，形而上与形而下来理解道与万有关系的 做法， 没有领会道所隐含的法天地自然的绝大势道。这种现象学的解释领会了道的微妙玄意，将道 理解为居于形而上下之间，反复于有无之间的本源构成，人与世界原发统一状态，赋予其新 的现代形态。

另外，海德格尔的哲学思维方式虽然与道家的意欲持中的思维方式很接近，但又有着很大的 不同，它不是西方哲学简单地归向中国哲学。道家的哲学是一种直觉的、朦胧的、本能体验， 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在西方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人类沉湎于无限制的技术生产与超 越进步，无限制的剥削、利用自然，最终遗忘人的存在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哲学变革，是 对主体性哲学的矫正，它有着深蕴的

理性思辨背景，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而不是最终归宿。如道家讲道“道可道，非常道”，一种无法言说，超越时空，超越理性的神秘。对道的认识也只能通过“坐忘”，“泯除物我”达到至人的境界才可体悟到。它缺乏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分析与反思，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混沌不分的神秘境界。而海德格尔哲学则是在对主体性哲学根源、发展进行分析反思的基础上指出哲学的终结，还原一种真正的哲学之思，其整个过程中都蕴涵理性思辨色彩。

西方主体性哲学指导下的科技时代，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理性规则制约下的民主法制社会体制。它的弊端是造成了存在的遗忘与人的异化。中国包括道家在内的古哲学以返本归真、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避免了人的异化，却没有发展出西方世界那样的物质文明，法制社会。

正象马丁·布伯在他的那本著名的小册子《我与你》中所说，世界与人性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人不得不筑居于“它”之世界，因为人的第一需要当然是为了自我的生存，因此人不得不把周遭的一切存在者统统都当成与“我”相分离的对象，通过对象的经验，而获致关于它们的知识，再假手知识使其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人又要栖身于“你”之世界。此时，对于我来说，存在者向我展示其存在，它不再是与我分离，相疏远的对象—客体；存在者作为世界直接与我相遇，世界不是“它”而是“你”。当我与世界之“你”相遇之时，我也不再是一经验物、利用物之主体，因为我再也不是需要和欲望的总和。在马丁·布伯看来，“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世界是本源的，而“我”与“它”之间的经验世界是派生的，前者是本真的，后者是非本真的。人生的宿命在于，人欣然栖身于“你”之本真世界，同时又不得不返还处于“它”之非本真世界，流连于“我—你”的敞开性与“我—它”的遮蔽性之间。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滞留于“它”之世界，但人对“你”之世界的炽热渴念又使人不断反抗“它”，超越“它”。

可见，西方传统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道家哲学处于二律背反之中，具有二重性。虽然西方人正苦于理性哲学、现代性所带来的困惑，中国当务之急却是要摆脱贫穷与愚昧，积极引进西方理性思辨哲学，进行现代化。同时，我们也要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用后现代哲学会通中古哲学，给它以现代形态，提前预防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

(责编：曦和)

①《存在与时间》中译本162—163页。

②《存在与时间》德文第四版12页。

③《我与你》马丁·布伯。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④《老子》第21页。

(上接第24页)

按辈份算是龙门派第十九代法裔。他还曾起草了《中华全国道教会缘起》。他之所以把仙学从道教剥离出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说：“无奈当今之世，轻视道教者，实繁有徒。……仆自憾才疏学浅，又苦于辅助之无人。若就道教立场，与彼等作笔战，设不幸而失败，恐重累及道教之全体。故将阵线范围缩小，跳出三教之外，以仙学为立足点，而抵抗彼等之进攻，苟受挫折，亦不过损我一人之名誉，与中华整个道教固无伤也，并且不至于惹起儒释道三教之争议，愚见认此为最妥善的办法”

B39。可谓用心良苦。事实上，陈撄宁在道教衰微的困难条件下，弘扬了道教文化的精华——仙道之学，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促成了仙学这门客观上属于道教学术的复兴，挽回了道教文化之颓势，对道教功不可没。

(责编：曦和) ①《道家养生秘库》(下简称《秘库》)第423页。 ②③④《秘库》第215页、第5页、第576页。 ⑤⑥⑦《众妙居问答续八则》，载《上海道教》1998年第1期第24页。 ⑧⑨ B10

B11 B12 B13 《秘库》第5页、第5页、第17页、第5页、第10页、第15页。 B14

《众妙居问答续八则》，载《上海道教》1998年第1期第23页。 B15 《秘库》第153页。 B16

B17 B18 《秘库》第154页。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秘库》第603页、第424页、第511—512页、第512页、第664页、第512页、第530页、第15页、第514页、第340页、第519页、第519页、第105页、第584页、第661页、第138页、第108页、第63页、第42页、第484页、第527页。